



灯笼

伊拉塞克 著

楊乐云 孔 柔 譯

灯 籠

〔捷克〕 伊拉塞克 著

楊乐云 孔 柔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人 物

年輕的郡主

陪臣

总管

磨坊主

他的外祖母

哈妮契卡

薩依切克——助理教師

勃拉哈——磨坊幫工

齐瑞

賽特柯 }——乐师

克拉賽克

克拉斯柯娃——克拉賽克之妻

米哈尔 }——水鬼

伊万

弗朗茨先生

枪兵

尙——仆人

侍女

克奎西尔卡 }——村长

伏特魯巴

爵府的官員、教區神父、村长、獻花女、鵝鬼、林中仙女

地 点

磨坊、爵府、树林、林中別墅

第一幕

一間小屋子，一根根木头垒成的墙壁，刷着白垩粉，暗黑的顶棚是用剥光了皮的树干架起来的。背后一扇門通向过道，左門通磨坊，在靠近門那个屋角里有一炉灶，炕边有一座深綠色的火炉。右角一张桌子，桌旁靠墙放着几把靠背椅子。桌子的上方，墙角里有一只摆书和文件的小雕花柜。右門通內室。窗戶敞着。这是夏天，太阳落山以后。

第一場

磨坊主、外祖母

磨坊主 （坐在桌边的椅子上，在一本古老的編年史①的加頁上书写着。他忽然停住笔，望着通內室的門，站起身来，把門打开一点）

姥姥，您在嗎？

外祖母 （在內）在这儿哪，有事嗎？

磨坊主 請您来一下——（回到桌边，坐下，又拿起笔来。）

外祖母 （自內室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婆，白发蒼蒼）有什么事儿嗎，孩子，什么事兒？

① 捷克旧时家庭里的大事記。——譯者注。

磨坊主 您来給我讲讲吧。我正把您常说的那个古老的预言記載到編年史里去呢，記上一笔将来好看。我正写到（看着书，似乎要照着写下的念出来的样子）那場战争，写到北方的民族侵入咱们的国土。現在——（抬起头来对着外祖母）姥姥，現在怎么样呢？西比拉的預言是怎么說的——

外祖母 他說將有一場可怕的战争（沉思地注視着前面，語气严肃，但并不帶有預言家那种撼人心弦的声調）。

磨坊主 （写簪）

外祖母 才可怕哪，搖籃里也都淌滿了鮮血，年輕人象老年人似的叹息，不求生，但求死，尤其是平民百姓。可是，日子到了最倒楣的当口，老天爷就发了慈悲，西比拉这么說，盲少年也这么說。于是，兩軍分列在勃拉尼克和納切拉德之間，于是就打起来啦。他們交鋒十二天，第十三天救兵开到，率領这军队的是圣瓦茨拉夫，騎了一匹白馬。（稍停，然后俯向仍在书写的磨坊主，声調比較温和了些）写上吧，写上吧，将来好让受苦受难的人念到它，得点安慰。（等待。）

磨坊主 （写簪，然后住笔）成了——

外祖母 还有什么嗎？

磨坊主 目前就是这些，姥姥，我只写关于这次战争的事儿。

外祖母 （微笑簪）随便你，随便你。哦，我要去干自己的

活儿啦。（从通内室的門下。）

磨坊主 （把写好的編年史又从头看了一遍，翻着书页。）

第二場

枪兵、勃拉哈、磨坊主

枪兵 （从通过道的門迈进）

勃拉哈 （穿着皮圍裙，在同一时期从通磨房的門上）您找誰？

枪兵 （神气活現地）找这里的磨坊老板。

磨坊主 什么事？

枪兵 給爵府傳諭来啦。

勃拉哈 （譏諷地）傳諭——

磨坊主 傳給誰？

枪兵 給您，磨坊老板，总管大人下的。

磨坊主 下諭給我？总管的？在这座磨坊里，他的命令不生效，这里不是农户，也不是佃奴，劳役威胁不着。

这儿的主人是我自己。

枪兵 喏，可是我既沒有提劳役，也沒有提义务、菩提树和您的官司呀。什么也沒提，不过（猝然地）領主，新接位的郡主就要来啦，驛馬已經到啦。

磨坊主 哼，来就来吧。

枪兵 这是她头一次上这儿来，在这片产业上，她还哪儿都沒到过呢，所以，她要把整个領地巡視一下。她已

經到过六个地方，六块領地了；（扳着手指計算）伏尔柯夫去过了，利玻西采、斯伏依辛、迺德拉齐采、拉壤內都去过啦，現在，到了勃謝左維采，从勃謝左維采就上咱們洛霍伐来啦。因此，总管大人正在东奔西跑，他想在这儿搞个特別隆重的欢迎会。告示正在滿天飞呢。給我的命令就是要您，磨坊老板，在欢迎大会上騎着馬到爵府去，馬儿周身挂滿鮮花、綵帶，就那么喜气洋洋的，您帶領着农戶們，他們也都騎着馬。您去欢迎郡主夫人——

磨坊主 （打斷他）我不去欢迎，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还欢迎哪，庆祝哪，就为了上头要夺我的菩提樹，我的权利。

枪兵 （惊愕）哦！但是命令說——（想起来）。这是头一道命令。

磨坊主 （憤慨地）难道还有第二道？

枪兵 还有，第二道命令是要你們磨坊里收养的这位姑娘——

勃拉哈 （震惊）

枪兵 去当献花女；有很多献花女要去哪，一大群哪，这里的这位姑娘——

磨坊主 她也哪儿都不去。

勃拉哈 不去，哪儿都不去。

枪兵 （趾高气揚地对勃拉哈）干您什么事——您住嘴！

勃拉哈 我？在这件事上我也有权說句話，告訴您吧。哈妮契卡是我的，至少有一点儿理由說是我的。是我把她撿来的，您知道嗎——我打完仗回家的时候，那場倒楣的战争，我可是真上了火綫，不象有些人似的只靠着火炉子坐坐，我还受了伤哪，您知道嗎，您这个傳令兵。傍晚在曠野里，我正拐着腿走着，忽然瞧見她，在大路旁边的沟壑里。那是秋天，天快黑了，才下过雨，阴凄凄的，烏云在飞騰，风呼呼地刮着，刮得連我的外衣都快給卷掉了。小姑娘在沟里；身子捲縮在一起，冷得发抖。誰也沒理睬她。老谷們乘車从她身边走过去了，凱旋的將軍們，軍官們和軍隊也从她身边走过去了，可是誰也沒有管她。他們光对着她指指点点，还做做鬼臉呢。这些个外国鬼子！本乡人也在她身边走过去啦，他們在逃难，他們祈禱着，哭泣着，因為他們只顧哭，只顧禱告，都沒有发现她；沒有人管她，这样，我就收下了她。当时，我自己几乎都走不动了，可是我还是把她当作一只被狂风抛出窩的小鳥儿一样撿起来了。

磨坊主 勃拉哈，跟他說这些个干什么？

勃拉哈 好让他曉得曉得，我有权利管她的事，我——我——

磨坊主 （对枪兵）我的話完了。

枪兵 我就这样回报总管大人嗎？那道命令呢——

磨坊主 (不理睬, 轉过身去对勃拉哈) 修理活干得怎么样了?

勃拉哈 我正是为这个来的。

枪兵 (插口) 那就是說, 磨坊老板——

磨坊主 (背向着他, 跟勃拉哈說話) 輪子轉起来了嗎?

勃拉哈 样样都好了。

枪兵 (声音提高了一些) 那末——

磨坊主 (不睬) 勃拉哈, 咱們一块儿上磨房去。

枪兵 那末我, 这就算啦? 命令这就算啦? (猝然威胁地) 可是, 还有那盏灯籠哪! 等到灯籠的命令一下来, 您就服貼了, 会乖乖地听话, 象佃戶一样。会这样的!
(急步下。)

勃拉哈 (在他后面威胁) 你这个傳令兵, 你这个雾迷了头的家伙——

第三場

磨坊主、勃拉哈

磨坊主 耻他去吧。可是修理活您得赶快点。

勃拉哈 这也叫我生气啦。雾迷了头的——

磨坊主 那又是誰——

勃拉哈 就是那个散工唄。临走时上我这儿来啦, 忽然惹事生非地問我一滴儿酒能不能叫我的眼睛亮了。蠢东西, 我說, 当然会使我的眼睛亮啦。可是这个地

方（指指前額）却是再清楚不过了，一点儿也不迷糊，舌头也不打結，我可不象你那样胡言乱語，你这个小工。我就这样揭了他的皮。他居然怪起我喝酒来了！您懂得，老板，要沒有那么几滴儿，就沒有明亮的眼睛，沒有中用的手。可是，只要来上几滴儿把我暖和起来。哦，幸福的眼睛，幸福的手啊，斧头一砍下去，活儿就象从模子里倒出来的。

第 四 場

外祖母、前場人物

外祖母 （从內室上；右手拿着一個陶泥小盘子，向通过道的門走去。）

磨坊主 您上哪儿，姥姥？

外祖母 到走廊那儿，露台上去。这个（指指盘子）。你不知道嗎？今天是礼拜四，太阳落山以后。

磨坊主 哦，去祭家神啦。

外祖母 为了保佑咱們全家平平安安的。你們是不会記得的。

磨坊主 哈妮契卡会記得的。可是她上哪儿去了——

外祖母 到山坡上采花儿香草去啦。

磨坊主 （微笑）又会帶那么一大堆回来的——

外祖母 准又是一个百里香的花环儿。那一个（指指牆上
編年史上头挂的花环）也是她給你挂在这儿的。哦，我得

走了。（从通过道的門下。）

第五場

磨坊主、勃拉哈

勃拉哈 老板，您得小心哈妮契卡！

磨坊主 为什么？为了总管的命令嗎？

勃拉哈 不是为这个，是水鬼老爷。这响水鬼老在周圍走动，老是，整宿的。老师傅也这么說来着，整宿的打圈子，就为了追哈妮契卡。它唉声叹气、哼哼唧唧的，苦苦哀求，哭哭啼啼；昨儿晚上哭了一整宿哪。

磨坊主 多余的担心。

勃拉哈 它会在磨房里报复的——

磨坊主 所以，我得赶走它。

勃拉哈 給我来根棕繩，我要亲自打埋伏，等着这个鬼家伙。这可是关系着哈妮契卡哪，等我逮住了它，把它綁在火炉子上，狠狠地把它烤干，抽一頓，往后它就老实啦，什么活儿都干啦。

磨坊主 （微笑）烤干它，沒有那么几滴儿，就没有了力量。这跟您一个样儿，勃拉哈，是不是？走吧。（迈进磨房。）

勃拉哈 您只管笑好了！但愿您不后悔。（随磨坊主下。）

第六場

哈妮契卡

哈妮契卡 (在过道里唱)

爱情啊，亲爱的爱情，

(从开着的門走进，歌声放低了。一进門就脱了木屐，放在門槛边。

衣襟里装滿了香草和鮮花。)

人們在哪里可以把你找着——

在花园里你既不生长，

在田野里也不种植。

(停住，环顧四周，看到翻开的編年史，迅速地走过去，瞧了一下，然后将衣兜里的鮮花倒在火炉旁边的凳子上，檢出一把百里香，一枝枝地分夹在編年史的书頁里。)把百里香好好地搁在編年史里——(沉思地开始唱起来，一面摘下墙上的花环。)

一斧头砍下去，

木头叹了口气——

过道里傳出小提琴的声音，伴着她的歌。

哈妮契卡 (头也不回地繼續歌唱，把新編的百里香花环挂在墙上，代替了旧的。)

二斧头砍下去，

鮮血涌出来——

第七場

薩依切克、哈妮契卡

薩依切克 （拉着提琴从过道里上，站在門邊，繼續伴奏。）

哈妮契卡 （唱）

三斧头砍下去，
木头开了腔——

（突然停止歌唱，回过身来对薩依切克，愉快地）好极啦。

薩依切克 （走近她）我在外面一听見你唱，哈妮契卡，就忍不住要闖进来；提琴一下子就到了下巴底下啦，仿佛有誰把它塞到那儿似的，琴弓也上了手。听見你唱歌我实在高兴。就是你只这样說說話儿，我也爱听。道妮契卡还說过，你講話溫柔呢。在你身边我就感到暢快，相信嗎，我感到有了勇气，愁云就消散啦。你——你是——（輕輕地拍拍她的肩膀）天呵，哈妮契卡，我怎么說好呢——你象我的妹妹——象花朵一样可爱——

哈妮契卡 您說什么愁云呀，有什么事儿叫您煩惱了嗎——

薩依切克 喔，亲爱的哈妮契卡，你真不知道呵！你算算看，我当助理教师已經八个年头啦，八个年头了，我多么希望能够升做正式教师，好让我最亲爱的道妮

契卡不必再苦等着，好让我们俩结了婚。八个年头，哈妮契卡，当个助理教师！几乎没有一点薪金，得到的，只是给人家拉琴道喜换来的一点儿钱。要光是一个学校那倒也罢了！可是两个学校哪。从这个学校跑到那个学校，要穿过田野，翻过山坡，不管下雨或是大风大雪的日子。头上顶着两位校长。但是，比两位校长，比下雨，比雷电交加更糟糕的是两位校长太太，一个比一个更厉害。这位太太老是要我劈木柴，提水，另一位老是要我抱孩子。我在田野里过夜，在农民家里轮流着吃饭。这是活地狱，亲爱的哈妮契卡，活地狱，要不是真地狱的话。我把这一切统统都给写下来啦，编好了，做成了一首韵文。

哈妮契卡 那为什么呢，写给谁的？

薩依切克 给领主，新的领主，就是新嗣位的郡主夫人呀。我是来告诉你的，她就要来啦。这是她头一趟上咱们这儿来，跟她一块来的有首席大臣。

哈妮契卡 那是什么人？

薩依切克 是宫廷上最高的大臣；据说可以左右郡主哪。总管忙着举行一次盛大的欢迎会——而我——（低声，机密地）是欢迎会上的乐师，到爵府里去拉卡薩采曲。郡主来的时候，我们就漂漂亮亮地那么奏起来，你知道，我，賽特柯，齐瑪和克拉賽克。克拉賽克已经来找过我啦，可是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我请求你。

哈妮契卡 那首韵文——請求书——

薩依切克 卡薩采曲奏完以后，我就恭恭敬敬地把它递上去。在請求书里，我一五一十地都說明白啦，我是一名助理教师，同时又是第一管木簫手，又是拉弦琴的，吹圓号的，拉大提琴的，除此之外，还是一个管风琴手，一个小作品的作曲家——（忽然放下提琴，在口袋里摸索，抽出一張紙来）你瞧，这就是，你听听我给郡主夫人写了些什么来。（念）

只要你記得，我是你的一只咯咯叫的老母鷄。

宅有八十二只小雛鷄，

在洛霍維采有三十四只，

还有四十八只在布柯維采的窝里，

三天我在洛霍維采孵，

另外三天要在布柯維采栖息，

就連夜晚也不得休憩，

我脚似穿梭，常在三更半夜里——

哈妮契卡 您想这样子的請求有什么用嗎？

薩依切克 唔，只要苦苦哀求，岩石也会軟化的。（念）

象小鸡儿相信自己的母亲一样，

我也信賴仁慈的郡主夫人。

对尊貴的最高当局，

我一向謙卑而唯命是遵。

我生在勒霍达，薩依切克·約瑟夫是我的姓名，

家住在耶斯特莎勃山村。

深夜里，在布柯維采我把這些來写下，

一面細想着自己的貧困。

時值六月三十日，

窗外有明月一輪。

哈妮契卡 （听完后，显得很悒郁，严肃地瞟着薩依切克。）

薩依切克 （吃惊）我的天，哈妮契卡，你一句話也不說，

就这个样子瞧着我嗎？

哈妮契卡 我可怜您，这样低三下四的。

薩依切克 沒法子呀！你想想看，你只要想想看，哈妮契

卡，在城市里有的是教師的位置，我要是得到了这样的

位置，就可以同时当上圣乐队的队长啦！你想想

我就可以坐在教区礼拜堂的管风琴跟前，就可以指

揮唱詩班，我的天呵，这是怎样的快乐呵！我还会得

到点儿錢，得到丰厚的束脩、津貼、多少斤的木柴，組

織聖誕节的頌歌队，神父还会送我錢哪。这样我就

馬上可以和道妮契卡結婚啦，馬上，你想想看！过了

些时候我还会置上架鋼琴。天呵，这是怎样的生活！

因此，我才写了这份請求书，因此，我才那么低三下

四的。唉，多少次我不得不这样做，却都毫无結果！

我对什么人，什么样的老家伙都折过腰！唔，我心里

想，有什么法子呢，怎么办呢。我心灵里另有安慰，

也就忘記了他們愚蠢的驕傲了，特别是当我彈奏音

乐的时候，当音乐使我心神飘飘然的当儿，我的内心就感到满足，仿佛心情欣然开朗起来。即使我不奏音乐，只在黄昏或深夜里坐着，听到美妙的音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毫无疑问地我听得见，在心灵里，头脑里，一种奇妙的、美丽的——你明白我吗——

哈妮契卡 我明白。

薩依切克 （激动地）我听得见，听得见。但愿我捉住它捉住它。

第八场

磨坊主、前场人物

磨坊主 （不被人注意地站在磨房的门边。）

薩依切克 然而，有时候，当他们高高在上地俯视我，尤其是可怜我，可是实际上呢，他们除了对自己的优越性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而外，一无所动。当我不得不屈身匍匐的时候，我心里真想大声叫喊，我真想造反——

磨坊主 （微笑）不过那是无声的；是沉默的暴风雨。

薩依切克 （惊讶）唔，唔——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唔——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用呢。

磨坊主 （站在花堆旁）瞧你，哈妮契卡，瞧你摘的。（望了望墙上；花环使他又惊异又高兴）真的编上了（走过去）新鲜的